

集部

榕村集卷十六

大學士李光地撰

說一

性說一

性也者至近而難明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難明者其以此歟釋氏之言性也以為如鏡之明無一物而無不照也

程氏之言性也以為如穀之種雖未生物而生理具焉是故由釋之言無者其體也其有者虛中之象如夢如幻者也由程之言有者其體也其無也無而涵有萬象森然者也夫穀木屬也其德仁鏡金屬也其德智二氏其皆有見者乎何以決其是非哉曰元統天仁統性知元然後知天知仁然後知性由程者於經也合由釋者於聖也異吾於乾坤二卦知之矣然則仁智二歟曰不二吾不曰無而涵有者乎程氏不又曰聖人心如止水明

鏡者乎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曰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仁以智為根智以仁為本釋氏之學其於寂密者幾矣所謂覺者智矣而不本仁以統之故見性物之相礙至於幻天地妄人世而不自知孟氏言性有四德而舉其綱則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人心也此其以仁統之者也又曰天下之言性也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水之鑿如鯀鄣洪水遏其勢而不行智之鑿如告子

止其心而不動矜其智而非性者無仁以統之則非所謂順其自然之故而利也循是可以定見仁見智之說

性說二

孔子而後孟氏獨出諸儒者以明性也程朱得繼孔孟之統者亦以明性也推是則由堯舜至湯以其能明維皇降衷而已由湯至文王以其能明乾元天德而已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然文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故惟顏曾以至於孟子為聞道為知性千五

百年如董揚王韓者猶離合於其說性之難明也如是周程朱子明之矣未久而又晦其所誦說者周程朱子之言也而未嘗心知之則猶晦而已矣嘗謂學者於道不疑而誦焉者粗疑而意焉者繆繆之過大於粗何則誦焉者其言存意焉者其指亡也元至明初誦焉者也故無大過其後聰明之士益求所以通其指焉聱㸌羅氏虛齋蔡氏則謂氣外無理朱子所云有理而後有氣者非也姚江王氏則謂心外無性朱子所云性具於心

者非也守溪王氏以心之精神言性而姚江善之其明鏡之喻與釋正同也夫理猶性也氣猶心也王固淫於釋者羅蔡皆據儒以觝釋而論乃相似且惡其所謂精英者而存其燼粕豈非所執又出其下者與吾故曰疑焉意焉者之過也然則如之何曰孔孟程朱之說而必求其指得於心焉止矣易言形上者道形下者器道不離乎器意不離乎象而終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之謂疑信之極粗耶繆耶夫爲得參於其間哉

心性說

為釋氏之學者例以鑑水喻性謂其至虛而無不照而有無不相碍也吾讀程張之書盖以水火喻之謂如種之有生意焉含之而必發謂如日之有光精焉積之而必燿然則性有也此吾所以異乎彼之無與或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何水火金水之殊曰陽體性陰體陽水火陽也故其所涵者性也金水陰也故其所涵者陽也亦性也今夫石扣之則火焉今夫水滋之則木焉是其

所以涵陽而體性者而何光景之足喻然則光景何喻也曰生理以喻性光景以喻心性發於陽而涵於隂水火木金之生理似之心感於實而寂於虛水火木金之光景似之火日外光金水内光者心象也非所以語性也然因金水之能受陽則知其中之有陽矣月所以受日光者以其中有陽精也故指其體陽精者以為性則可指月之魄為性則不可金水受日火之光而能返映則知性之未嘗絶也若夫約景於虛無者猶人夢寐之

變云爾指夢寐之變以為應物而曰大地山河衆生萬有皆幻也此釋氏之蔽與

仁說

性生理也心生機也生理與生機合之謂仁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然則人之為人一仁焉盡矣大傳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又曰人之有是四端何哉夫一歲而統言之則元氣而已分之則春秋也又分之則四時也一心而統言之則生理而已分之則

仁義也又分之則四德也元氣無不貫故春統四時生理無不周故仁統四德天地之道始於北生於東盛於南成於西然則智在仁之先者也禮與義在仁之後者也仁非智無由動故曰智在仁之先非節莫行也非宜莫止也故曰禮與義在仁之後是故君子之學始於窮理以求知者智也謹節而熟焉者禮也守禮而安焉者義也此謂性之德此謂為人之序也昔之言道者多矣其專於求仁者自孔門始顏子之博文曾子之格物子

夏之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吾所謂窮理以求知者與顏子視聽言動之力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貴吾所謂謹節而熟焉者與夫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吾所謂守理而安焉者與仁合衆德而成名故德之成也則名之曰仁人求仁者必合衆德焉故智也禮也義也皆所以為仁也故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又曰甚哉仁之難成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人説一

日月吾身之耳目也五行吾身之氣血骨肉也風雨雲霧雷霆雪霜吾身之吹噴嘘呵汗洟涕液也穉壯老耆天地之一終一始也疾病康寧者天地之一治一亂也晝有為宵有夢者天地之出明入幽光照靈秘也是故世之治也三辰順六氣和岸谷髙深河嶽翕隨人鬼之分判地天之通絶王道休明而怪神寥闊及其亂也日月告凶星辰顯慝灣麓交吞陵原倒易妖孽之變生而

顯道為民惑人之康也則清華上浮純美内盎滋潤營流官骸滌盪神明舍於中宫客影没於夢寐及其病也晻爾而腑湯然而荒火升水降精髓魂肓虚邪盛發而聞見不祥是故天地亂則人失其職身病則心爽其常吁人者天地之主心者形氣之君也心無病則身病何由作人無亂則天地之亂何由根故病起於心而亂興於人善醫者按脉引理以療其府藏善治者揆時察變以理其人倫人治則兩儀自得心平則百體皆春故曰人者天

地之心也又曰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身是故古之聖者致中導和體信而達順效斯術也謂之虞唐鄒魯以下世傳其方不明乎此則不足以建人位而稱皇負大道而佐王

人說二

父母所生曰子草木實亦曰子說文者曰子者孳也動植有子而生道不窮矣故人之為天地子也天地之道所由不窮者也禽獸之生於天地也與人同然言繼天

地者不存焉譬之人則五穀也禽獸則稊秕也人則嘉果也禽獸則酸辛也夫人者中和之氣寓焉肖天地之本然則其名天地子也宜矣人而曠乎其為人者五穀而化稊秕者也嘉果而變酸辛者也故究之與天地相似而失之者違禽獸不遠聖賢者全體所生使之蕃其種者也帝王者全付所覆使之廣其植者也樹之神盡於實天地之神盡於人舍人而言天地之道者譬猶棄實而譚枝華必迷其名而誤其種矣是故良農善圃孜孜於美其實欲其

植之廣也又欲其種之蓄也聖人賢士孜孜於善其身善其類欲貴天地之貴者於不毀也又欲久天地之久者於無窮也

鬼神說

或以夢寐言鬼神余謂非踰也鬼神與人其心思與動作而已矣寂記與經營而已矣動作而經營者必有事爲事之興滅物之生死也於是而歸於心休於寂則鬼神之謂也動作而經營者無心乎心寄於事者也神體

乎物者也寂記於心者無事乎事息於心者也物泯乎神者也事已而在物過而化乎化者其迹也存者其神也迹則事已而亦不復在也榮枯欣戚尋之而不可復追也豈獨生死之際神人之分哉事之滅而又興者其釋氏迴環之說乎滅而又興非昔事也其所以事者同而已矣如以迹則昨之飲茹者今可復蓄乎遷之語言者後可復收乎不以迹則萬古同流者也又何賴於迴環之說乎是故天地山川精氣之物也鎮古而長存人

事代化游䰟之變也興滅而不熄物之精為鬼氣為神䰟之動為神静為鬼䰟秉於氣魄藏於精以是知人行於天而鬼宅於地也言聖賢上與天合者謂其昭明與神化長流非若凡物之泯默幽沉卒為滞魄而已矣然則夢寐之景又何居乎曰夢寐之景亦有興滅焉而非其真也喻則鑒水之鑑物乎鑑水之光明者鬼神也其所鑒之物非鬼神也然因鑑水之光明而有所鑒之物因鬼神之靈而有變異之迹因心思寂記之神而有夢

寐之事此非鬼神之真也是故變異之有徵夢寐之有
應古有占焉而不可與卜筮祭祀比盖此所感通者鬼
神之本體不掩而常在彼所形見者鬼神之光景或有
而或無也異氏專以夢寐言人鬼則妄矣

魂魄說一

魂之靈喻人魄之靈喻鬼故魂返而歸於魄人返而歸
於鬼歸於魄則無迹矣歸於鬼則無形矣無形無迹則
其靈安在曰靜而常在者也其有交相感通者何曰魂

魄人鬼相依而不相離者也交則孰為主曰魂為主而交於魄者記憶是也魄為主而交於魂者寐夢是也人為主而交於鬼者祭祀感格是也鬼為主而交於人者吉凶警告是也然則孰為正曰陽動而陰靜陽感而陰應故陽交於陰者正也陰交於陽者變也陽交於陰其感通也昭明而不昧陰交於陽其感通也髣髴而無常然則當其無感而鬼之情狀何如曰如魄然靜而常在而已其有動皆感也感皆人也人交鬼固人之為也鬼交

人亦人之為也故夢寐亦思為之致爾有賢聖之為明神者若何曰是之謂鬼而神者也天地曰神故常伸常伸者無窮人死曰鬼故有歸有歸者不返是故鬼也者非以氣類求之則寂而已矣如其人之精神上與天地合也則鬼而神矣夫鬼而神則亦與天地常伸而不窮人固有存記之事與耳目心思維繫凝結而昭昭然長流以終身者如聖賢之天壤俱敝也

魂魄說二

或言人之死也形氣既離則散而無矣鬼神之說所謂神道設教者與曰子未知人則且以物驗之夫謂神形合而有知者不謂如草木之體質與香氣也與今夫枯槁之屬雖為灰燼未有不如其本性以樂於人者也是其魄之靈不銷也其香氣之所觸或經時而薰染是其魂之靈不滅也魄不銷魂不滅則雖無生榮之勢雨露之食而亦避風濕之漂蝕逐陰晴而燥潤是其靈之離而未散散而未嘗無者也或曰此為餘氣之髣髴然者爾豈長

在者哉曰既為餘氣而𧒄然則為精氣而可以常存其致一也故夫槁落之物也䕶之則氣完棄之則氣耗其尤至精之物也久之則彌馨陳之則彌寶聖人之制為墓藏祭享也為使人勿棄也其教人以順事於生也為使人可久也曰凡此所譬即以體魄喻爾吾聞古者達人志士外形骸殘肢體者則又何藉焉今有得良藥者服而呑之為可以益氣得異香者聚而焚之為可以降神夫人神之靈大矣而是物者與之合體豈不賢於㪙

麗之藏哉且夫人之道與天地同流又未可以是區區論也作魂魄說

後天圖補說

八卦以天道言之一而已矣配之於人則有兩說一在衆人者一在聖賢者在衆人者陰陽之判則形神之分也故震者道心初動時也至巽而人心始伏矣離坤兑形氣用事道心著見者此時人心顯行者亦此時也人心既盛故至乾而不能無戰不能無戰者天理之不可

息也至於形氣休歸其日夜之所息如湍水而暫澄則為坎勞艮止而道心又將發矣其在聖賢者陰陽之性則誠明之德也故震者戒慎恐懼以存其誠者也巽者省察克治以謹其幾者也離坤兌誠而明明而無不順且和也聖賢之誠不息發於外者未嘗不繼於中天德之剛純亦不已戰而無不勝者也至於坎勞艮止則一真內凝成終成始而其道不窮矣說卦以天道言而聖人之道在其中然茍不知其在衆人者同具斯義則聖

賢之學初不得其根據而所謂與齊乾戰者亦不知其何所為而然已故復為之說如此

詩說

詩之說為先儒所汨沒至朱子而始得其意然其可疑者猶非一而足葢先儒之說謂雅頌者朝廷之詩也宗廟之詩也西周之詩也國風自邶鄘以下列國之詩也東周之詩也二南文王之詩豳風則周公之詩也然如鄭衛之武公秦之襄公如序者之説固非盡東周矣小

雅之篇所謂周宗既滅靡所底戾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亦豈西周之詞哉惟豳風之為周公可信若頌則有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不顯成康者既足以明其非盡周公之作而魯頌則僖公詩也亦不得謂東遷之後無頌也且以事理揆之風者天子命太史陳詩而得者也西周之盛巡狩慶讓之典行故風謡達焉及其既東則天子不巡狩太師不采風也舊矣今乃西京之采樂府之藏無一篇在者而盡出於東遷之後乎則其詩又孰

采之而孰收之也如謂夫子周游所得則季札觀樂於魯而其篇什旣備矣魯存六代禮樂故自韶箾夏頀以下皆具魯謂昭代樂府列國之詩太史之所掌者盡皆亡軼而反取東遷以後不隸於樂府莫之采而莫之收者以與易象春秋並藏而與韶夏頀武雅頌迭奏必不然矣先儒惟局於東西周之說故於孟子所謂詩亡者必曰雅亡也盖旣以雅為西而風為東則王迹熄自旣東故曰雅亡也近代長洲顧炎武反其說曰詩亡者直

謂風亡云爾蓋西周之天子詩陳於列國察其風俗知其政教而賞罰行焉此義明則春秋不作可也其篇什既亡軼而無有存者則賞罰之義不明而春秋所以作余謂先儒之說既偏顧氏殆亦敝於先儒之說從而為之辭而並不可信以愚論之十五國之詩必也東西周具有焉而後可通也不獨風爾夫小雅之詩亦必東西周具有焉而後可通也西周之詩巡狩述職通於天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其巡狩也風詩作而慶讓黜陟

隨之其述職也雅詩作而慶讓黜陟亦隨之凡今之風雅云者大抵此類也其東周以後之風雅則亦列國之遺俗時有傳篇京周之故老閔時思舊各以其體附之者也二南蓋西周畿内之風而不盡出於文王頌亦西周列廟之樂而非盡作於周公如此則風詩謂淇澳緇衣雅詩所謂周宗既滅褒姒滅之二南所謂王姬之車周頌所謂不顯成康云者不亦釋然而皆可通巳乎孟子詩亡云者蓋言風雅俱亡也東遷以後巡狩述職不

行則風雅俱亡矣縱有所謂舊俗之歌謡故老之咏慨然皆變風變雅之餘音而無當於明時黜陟勸懲之義則其謂之亡也固宜春秋具列國之貞淫治亂而施褒貶焉則風之指也明王事之禮樂征伐而謹僭濫焉則雅之指也詩亡然後春秋作意葢如此也然則其有王風何也曰二南西周畿内之風也王風東周畿内之風也以畿内之有東西則知列國之亦兼東西也王風列於邶鄘衛之後何也曰無他意也衛爲殷都故不夷於

列國如頌之以商繼周者耳以服事殷革命猶尊焉文武周公之志也曰當時紂在北方而文王之化先行於南故其詩曰南如子之說則南之義奚取焉曰謂文王之化行於南國者蓋見詩有漢廣江汜之章是亦傅會之說云爾北鄙之風殺伐而南方之風和厚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然則二南云者但取其風之和而非以其地之限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正也南和也二雅二南之名其以此而起與嗚呼如前之說則先儒

之義不可沿者多矣朱子之傳少變序說世之詬厲者至今未熄若如此而盡變之其不以為怪妄幾希雖然不直則道不見而古人有蓄疑之戒直其所疑以俟夫世之君子學者之事也

周禮三徳六徳記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徳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至師氏以三徳教國子則一曰至徳以為道本二

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則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則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又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夫其名之若是其不同何也曰此正成周之盛育材造士之方小大有品而先後有倫不可不察也夫鄉三物之教者鄉學也所謂小學也師氏保氏之教國子者國學也所謂大學也若夫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而合國之子弟則正典樂教胄之司皆

所謂大學也小學之教則先行而後文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也大學之教則先知而後行孔子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也然皆以身心性情為之本故又有養之於文行之先者所謂德也此則不以小大之學而有殊者也鄉三物之教先之以德次之以行次之以道藝其序明矣若師氏之教大司樂之教則不離乎三物而有深於是者其曰至德即修其知仁聖義中和之謂也德修則有以進乎道藝矣故曰以為道本其曰

敏德即勤於禮樂射御書數之謂也學明則有以措諸躬行矣故曰以為行本其曰孝德即篤於六行之謂但自民間言之則有婣睦任恤之事自國子言之則以取友親師為要故彼六行與此三行為不同也行篤則有以治人之悖亂矣故曰以知逆惡然則三德即三物之事也以其皆欲得之於心故皆貫之以德以其欲修德明道而不徒為匹夫之行也故先道於行也凡經言道者即謂六藝故每以德行道藝並稱而保氏教之藝者即

其養之道之實也至於大司樂之六德則正與師氏相表裏盖知仁聖義必以中和為極故中和即至德也六藝之業在敬而有常故祗庸即敏德也六行三行皆以孝友為先故孝友即孝德也由此言之名雖有異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孔門之教文行忠信文即六藝也行即六行也忠信即中和而所謂至德者是也異日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

者過則勿憚改是皆以德為道本而以學為行地周公孔子之道其揆一而已矣或曰聖之道大矣列為六德以教鄉民何也曰六德而充其至皆聖人之事也不獨聖之一字然也然愚嘗疑聖字乃禮字之誤盖不應四德俱全而獨闕一焉且循貞元之序求之亦當作禮字四德俱備而貫之以中和中庸之藴也

國語伶州鳩上宫下宫說

按上宫下宫之說韋昭以夷則無射陽氣在地上故謂

之上宮黃鐘太簇陽氣在地下故謂之下宮似矣而非也上下恐即謂聲之高下蓋黃鐘太簇之聲濁而下夷則無射之聲清而高也然辰在戌上而用夷則之宮亦無義理布戎以厲六師而周鐘和緩之聲布憲施舍而用無射清劉之律尤無義理也是時王方欲鑄無射之鐘州鳩意在諫止顧以為周家優柔容民實以是為武成之終無乃啓之與愚謂夷則之上宮黃鐘之下宮皆無射也太簇之下宮無射之上宮皆黃鐘也盖無射在

夷則之後黄鐘之前黄鐘在太簇之前無射之後前者為下後者為上故舉其前後而有上宫下宫之名乾為金氣戰陣所宜故畢陣布戎則用之且當癸亥夜陳之時辰正在戌辰謂日所次地平之位也無射之律正與戌合因而吹之以達其氣既用之畢陣則遂以之而布戎也黄鐘者律之初而氣之始故布令布憲與民更新則用之管極長聲極和而氣極厚以是更始於民姫周之歷所以長久其以此夫然不著本律之宫而必以他

律上下為名者蓋言本律自為宮則可爾周官黃鍾為宮之類是也若言本律之宮則文勢不順呂令黃鍾之宮乃別作一器而為之名也今言其律之上宮其律之下宮借其旋相為宮者以命位猶之其之商其之角之意也言無射則先上而後下黃鍾則先下而後上者夷則本在無射之前黃鍾實為六律之首故其立文之法如此也或曰子之為說何證焉曰言夜陳則是戌而非申辰在戌而用律則為無射而非夷則明矣此一證也司馬遷曰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殺氣

相并而音尚宫夫十二律殺氣并者惟無射耳此其以無射為宫無疑又一證也大司樂合祭之樂分用十二律獨無射闕焉此與不用商聲同意以此為一戎衣之事而示天下弗服也又一證也樂廢其聲故器久而失王鑄之以補其失未非也而當日廢而不用之旨則未必知也州鳩述牧野之事迨於施舍此與夫子之荅賔牟賈者詳其武功文德之先後以解商聲武舞之疑正同此又一證也盖無射之聲殺聲也周人有大事於宗

廟當以無射者則變而用南吕若當布憲施舍之時而用窮秋之殺聲則何優柔容民之有哉昔王朴之樂清高故武功競而國歴促藝祖下之運祚以長曾謂武王周公之智乃出藝祖下哉獨失於牧野戎事方興殺伐之聲於是一用偃武修文之後則大癸之樂去焉維時景王蓋亦留心於樂律者而未明其本意州鳩具以本末言之蓋緩而不迫辭命之體也

吕覽黄帝使伶綸作律說

按黃鐘長九寸寸以十分為法然史記云黃鐘八寸一者寸以九分為法也既用八十一之數則與宫聲之數合故三分損一而下生林鐘五十四之徵又三分益一而生太蔟七十二之商又三分損一而生南吕四十八之羽又三分益一而生姑洗六十四之角於是五聲窮矣變而通之以為二變於是又三分損一而生應鐘四十二之變宫又三分益一而生蕤賔五十六之變徵由是七聲備焉此則黃鐘為宫一均之聲也泠綸取竹為

管之初先定黄鐘之管其長八寸一分乃以三分損益之法而穴其旁除全管宫聲之外蓋自七寸二分之太蔟至四寸二分之應鐘凡三寸九分之中七律咸具故曰黄鐘之宫也間三寸九分而吹之者更迭而吹不出此三寸九分之内也其全管則黄鐘其餘則黄鐘之宫所含之小聲故曰次為含少也此管既得然後如其損益之法制十二律以參驗之其諸律為黄鐘所生者無以異於此管則是此管得而十二律定矣故曰黄鐘之

宫是為律本者此也呂氏作月令十二月應十二律之外又有季夏中央土律中黄鐘之宫則黄鐘之宫自為一管而非子律之黄鐘無疑顧司馬遷律書既未之及班固又删其數字以為律志於是東漢以後紛紛沿謬而真謂有三寸九分之黄鐘也獨朱子語類引梁武之律通三十絃者以證呂氏中央之說可謂深得其理然三寸九分之云則未及也予乃記其臆見如此

予舊為此說然素不解音律未之敢信也及見琴者

絪絃之法其隅絃以取聲者按第一絃之律位則餘絃之散聲應之蓋一絃為宮二絃為商三絃為角四絃為徵五絃為羽六絃為少宮七絃為少商者散聲也其每絃按㣲所定損益相生之法則律位也今如按宮絃太蔟之位則商絃散聲應之按宮絃姑洗之位則角絃散聲應之按宮絃林鐘之位則徵絃散聲應之按宮絃南呂之位則羽絃散聲應之諸絃散聲譬猶諸律之全律也第一絃各律位譬猶黃鐘宮所

含之少聲也而其所按之聲與全弦之散聲無不相應者然則黄鐘宫之七聲間而吹之其與諸律諧叶者信矣又記其說以俟知音者

修德說

人生所重惟在修德德者何也吾性中自有一中庸所謂性之德者是也其本則自天地而來與天地不相似則謂之悖德易言天地有四德曰元亨利貞然統之者元也其在人曰仁禮義智然統之者仁也惟其統於元

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惟其統於仁也故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然則人而不仁者如德何哉德以仁爲本仁以孝爲本凡人生來有愛父母兄弟之摯情者此其終身立德之基也然恐自幼而長逐物變化如孟子之所云故聖賢教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而益加以充養之道誦詩讀書欲其感發開明於此也敏行慎言欲其維持保任於此也温恭朝夕之閒常自檢省此藹然之意常流乎此廓然之心常在乎有乖厲轍自消磨有褊狹輒

自開拓無論父母兄弟之親故舊朋友之愛即自州里至於行路常使矜憫含容之意多憤疾較爭之事少如此則為有德之人然後禮以節之義以成之智以通之庶幾乎可以進於德之盛矣

氣水言浮物說

韓子言言由於氣孟子則先知言於養氣其說同與異與曰孟子之知言也知他人之言也韓子之所謂言則已之言也已之言故謂氣充而後言盛他人之言故謂

理辨而後氣可充也二子之意各指所之而可以觀其學焉凡孟子之汲汲於知言者將以集義養氣而治其心也凡韓子之汲汲於養氣者將以仁義詩書之積而達之言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說

或問太極圖主靜之說曰謂仁義禮智皆有動靜此一說也謂仁禮爲動義智爲靜此又一說也即朱子亦自分此兩說故其仁說既以仁義禮智爲性之具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為情之發矣而圖觧則以中與仁屬陽屬動正與義屬隂屬静此其二說之顯然差互者也然則二說竟不可合與曰可人心之與天地同運而並行仁義禮智之外無所謂動静亦如天之春夏秋冬之外無所謂動静也故其發也而藹然周流者謂之仁發之極也而燦然有文者謂之禮其斂也而截然斷制者謂之義斂之至也而湛然虚明者謂之智仁者由内而外動之始而未離乎静義者自外而内静之始而未離乎

動此二者隂陽之交也孟子所謂仁人心義人路是也
禮則動而見於外智則静而藏於中此二者隂陽之純
也大傳所謂智崇德禮廣業是也聖人之心一動一静
無非中正仁義之相為體用出此四者又焉有所謂寂
然不動時哉雖然盖有之矣思慮未起事為未交即安
得不謂之静要之此即湛然虚明之極而智之徳也又
豈有出乎四者之外哉如以為湛然虚明之項專屬乎
智之分而與静而仁義禮智具焉之説相害也抑以為

仁禮動而義智則靜而與動而惻隠羞惡辭遜是非行焉之說相害也則又有說蓋智之統四德也以其為靜之極而四德無不具也仁之統四德也以其為動之端而四德無不貫也故湛然虛明之頃以為專屬乎智之分也可以為仁義禮智之性具焉也可藹然周流之際以為專屬乎仁之分也可以為仁義禮智之用行焉也可蓋智一靜則無所不靜矣是四德之所歸也仁一動則無所不動矣是四德之所起也由此觀之二者之說

果相悖乎哉或曰人心介然而寂之頃甚微即安得而以義並為静也曰吾固言之矣義者静之始而未離乎動而智則静而藏於中者也雖然非有義之收斂安得智之歸藏如此其固哉義智之為静也明矣是故語動静之大分則仁禮動也義智静也語其動静之交介然甚微之頃則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四徳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於易曰乾元曰坤元是求端於動也是孔子求仁之説也乾曰利貞坤亦曰利貞是根本於静

也是周子主静之説也

主静説

仁義禮智之發有就一事而四德具者則所謂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也有因事而發而四德行焉者則仁為惻隱義為羞惡禮為辭遜智為是非也一事而四德具者如五行行乎天之氣生長收藏相為終始也因事而發而四德形者如五行具乎天地之質温涼寒燠各一其性也二者之致殊矣而其

理不殊故凡心之初發而藹然也是惻隱者為之也發之於事而燦然也是辭遜者為之也及其斂之而截然也是羞惡者為之也斂之於密而湛然也是是非者為之也若夫感於物而分應則見入井者惻隱而已矣而可以驗其心之初發見嚀蹴者羞惡而已矣而可以驗其心之始斂賓主酬酢而辭遜形焉而可以驗其發之所施見人善惡而是非定焉而可以驗其存之所主此五行之氣所以播乎四時而四時之氣所以寓乎五行

也朱子所謂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仁義禮智之用行者以因事而形者論之也所謂仁禮為動義智為靜者以一事而具者論之也一事而具者根乎心之德所謂動靜兩端立天地之大義因事而形者存乎物之感所謂遊氣紛擾生萬物之散殊也至於四德之統夫仁而根夫智者則合二者而皆然其一事之發歛藏之為智顯之為仁者固不容説矣若夫感物而動動於惻隱固仁也動於羞惡若辭遜若是非無適非仁也此其

統夫仁者也是非之極定於内者則能應於愛惡辭受而不差此其根於智者也故明道以上蔡玩物羞惡之心爲惻隱伊川以譚虎色變恐懼之心爲真知葢此意也聖人之心湛然虛明其爲大智也固不期静而自静矣衆人之心未能然也居敬窮理以至於無欲而虛虛而明通則亦庶幾乎山下出泉而聖可學矣

榕村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榕村集卷十七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榕村集卷十七

大學士李光地撰

說二

隱逸富貴君子說

花之表異於天地間曰香曰色菊之為物其色淡其香遠隱逸之風也牡丹之為物其色豔其香馥富貴之容也蓮也者其色潔其香清有君子之德特立而不孤叢居而不狎有君

子之行出於深澤糞壤不近君子之志也結藕成房根華兩實君子之功也品既如此厥遇亦然菊之生也百卉腓萬木枯故詩人以興亂離大易繫其剥盧乃能對元亮霜下之酌飽屈子日夕之蔬豈非所謂時之窮而節之顯道之肥而身之癯者耶牡丹之生也春物盛景風至前有桃李之蹊後有芍藥之戲足以恣傾國之遨遊極樂園之靡麗斯又所謂得志於時而光耀於世者也惟蓮之生也方春而不華正陽而始露序必歲中令必坤土律應於宫數會於五蓮於是時

其花始吐及乎秋風颯颯凉氣淒淒蘭桂方競而未歇而蓮獨翩其反而銷沉摧折委翳離披淵潛泥蟠無所尋窺其遝與畦如蒹葭白露之伊人上下求之而路阻且隮斯又非消息盛衰不失其時者乎温陵蔡介夫曰蒱隱者為高也壯丹仕者為通也蓮則君子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斯亦善於名言可以繼愛蓮之志

五帝之世如夏説

四時之序往而必復者也一治一亂之數亦無往而不復是故每數百年而盛衰之變異亦如一歲之間氣候慘舒草木楛菀之異其變焉爾若夫皇帝王霸之道則有往而不復之勢霸之末流極於秦氏未聞皇帝之復興也故王仲淹曰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霸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如是則運窮於霸冬不復春而康節之說不行曰數百年而盛衰者小四時之運也皇帝王霸者大四時之運也康節之意以為開闢以來道有升降

而皇帝王霸分焉天將以極道德功力之變而啟易書詩春秋之學也易書詩春秋之學既與道德功力之變既定則天理具矣人事周矣聖人之經世道法備矣由是則行皇道而皇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行霸道而霸運之汙隆迭乘也而致道有純疵人之賢不賢迭生也而取數有多寡要不能出乎四者以為盛衰治亂之標而春夏秋冬之序乃相衍於無窮二者之說不相悖矣然則帝道其可復乎曰奚為而不可自漢而後不專

霸也葢有近王道者矣自是而純王自是而帝自是而皇其孰能禦之漢文帝之清静無為其有皇之心乎仁厚恭儉其有帝之意乎唐太宗之納言致治其有王之思乎惜乎其致道也雜而取數者淺也後有作者承百代之敝當窮變之勢卓然而更始復古以乘天命則堯舜之道甚易簡而可行此敘書起唐虞之志也

敬義說

自古聖賢相傳心法之要大率不外乎兩端虞書欽明

欽其體也明其用也安汝止體之靜而正惟幾惟康用之動而宜也禹作洪範九疇其要在敬用五事蓋自一身貌言視聽之則以至萬物萬事之理無非事者然必以敬為體而後五事之用可以各盡其職湯武因之是以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誥有敬勝怠義勝欲之書太甲成王反乎此而自怠故曰欲敗度無義也縱敗禮無敬也維予小子不聰敬止亦此意也以及中宗之嚴恭寅畏天命自度高宗之恭默思道皆是堯舜禹相傳

心法夫子特著其旨於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云者體用兼流其德不偏也曾子之學獨得其宗其述大學主於誠意以明明德於天下為善去惡謹獨之説雖若專以義言者然非敬則不能謹非有本體之誠則亦不能隨事而致其誠矣葢自養之小學已教以恭謹之道既入大學復進以窮究之功庶幾心存理明則遂使之謹獨以誠其身葢包乎敬與知而竝進非截然而有彼此先後之殊也子思之作中庸

自戒謹恐懼以致其中自誠明而尊德性以至大德敦化而同乎至誠之歸皆由敬而造之之事也自謹獨以致其和自明誠而道問學以至小德川流而極乎聖人之盛皆由義而充之之功也孟子七篇多示人體驗擴充之要然非其心惕然而存則不能察仁義之端而充廣之必矣故其所謂操存得養求放心立大體存心養性云者以為專以持敬言固不是以為有義無敬有察識擴充而無操持涵養亦非也就其對舉言之者則存

其心以操持其心言也養其性以充長其仁義言也亦敬義之說也周子通書首言存誠敬之事也下言謹幾慎動義之事也故後又合而言之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則天理明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佛氏敬以直内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也既無義則其直内豈有是處其論孟子之養氣也以為必先有事於敬然非集義則亦無事皆此意也朱子

之言尤極剖晰葢曰致知不以敬則昏昧紛擾而無以察理義之歸力行不以敬則頽墮放肆而無以踐理義之實則敬與知行渾然合一相須竝進亦可見矣今人以為敬自敬知行自知行而不知其相為表裏而未始相離也其以中庸戒懼慎獨兩節俱言持敬而未及知行者此固拘牽文義不通之說其或知省察之兼乎克治矣亦未敢謂言謹獨之即為行又復不知其中即有窮理之功也且以首節屬之靜次節屬之動靜則用敬

動則用謹自古聖賢相傳夾持心法皆支離割裂而不可尋矣原夫道不可須臾離之意則敬益為義而存不然則是異學之操其心不足尚也故不特念慮之起事物之交義於是乎在而必敬以察之由之當乎萬感不至百慮未萌而此心昭然坐立必端舉止必謹固即敬與知行夾持之效而為應用之根歷考朱子平日用功之要及其章句或問之言微指精義可以推見惟其講貫詳密而聽問之下鮮能好學深思以意逆志者故語

類所記時多出入使覽者莫知一是之歸而各以意為説章句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兩語驟觀之似畧分晰然其意則以為既常存其心矣而凡善惡之幾尤必省之治之以致其謹正如周子所謂不息於誠又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者得其意而讀之其説固無弊也或問之言讀之亦如章句之指無不可通惟大學謹獨章句以意為心之所發學者不能無徧於動之疑殊不知誠身工夫日用之間一動一静無有欠闕非

專就發處言也葢方其寂然未感之先而惺然之念自在當此之時動容整貌而不使有惰慢邪僻之干亦即所謂謹其獨而誠其意者若必待其念之有所著於事而後謹之則工夫有所脫漏而誠之本反失矣葢意者心之用而主於心貫乎動靜而常存非必其應事酬物義利鬬進之時而後有也觀章句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則直以知為善去惡之念當意字矣固不專就發處言也其以心之

所發為訓者葢即所謂心之用而主於心者耳以是而推中庸兩節知其旨包動靜以立言葢自覩聞以至於不覩聞無不敬自隱微以至於顯見無不謹也或曰子以敬義分屬中和且以後章誠明尊徳性道問學言之矣今言一動一靜敬義合一而不可分則中和者未發已發子思子固分之矣曰敬以直内而主心敬非中敬而無失所以中也義以方外而主事義非和精義流行所以和也且靜之中非無義而主於心言則以敬為體

故可屬乎致中也動之時非無敬而主於事言則以義為用故可屬乎致和也誠明與尊德性道問學之說亦如是而已矣盖凡聖賢之言兩端者如誠明敬義知行之屬若隂陽在天地閒雖一息未嘗相無而亦各有迭王之候黙而識之無以執一而廢百焉則其若相反者正其所以相為發明而又何悖乎

松栢後彫說

松栢非不彫也後彫耳舊葉未黄而新葉青人不覺其

彫也故在詩曰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新舊承繼則雖謂松栢不彫可已君子之於世也遭治亂居顯晦歷乎逆順安危之位身之困者彫也道之否者彫也雖然其隨而生者未嘗息葢絶于此而萌于彼塞于今而通于後也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大過之時澤不潤木於是乎枯矣而其下自生稊則芽櫱條肆之昌也不猶老夫之能衍嗣續於無窮乎夫往而必復者天之命彫而必生者物之性松栢之為萬物貴者與物俱生

不與物俱彫彫者有以待夫生者此其性之異而獨足以觀夫命之無端也詩曰子寧不嗣音有音之可嗣者其後彫之人也夫又曰尚有典型有典型之可繼者其後彫之人也夫

同類說

物有相似者則類相同故日應天月應地晝從暑而夜從寒馬似龍也故均為乾之象蠶似馬也故同為星之精鳥羽如葉故依樹獸毛如草故伏莽魚鱗如波故川

泳蠃蚌黿蠏之介如石故穴藏犢如血故滋血豆如腎故葢腎霜降而鐘鳴者金氣至也月上而潮來者水氣升也木火相生故燧取火而於日金水相涵故鑑取水而於月男為尸者以陽求陽也女為巫者以陰求陰也以氣求魂故用香薌以味求魄故用鬯臭由此言之雖上下四方之大古今去來之遠類不變則其所以相感者不變可以理推也已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是堯而已矣夫人之為人者貌耳

服其服誦其言事之淺者耳而以為聖人者堯者惟其相似故同類同類故感通雖天地大矣而求其與人相似者而似之則天且不違也況於其受血氣而生者乎如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而揚子釋之曰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雖然仲尼不易肖也七十子比於衆人則肖顔閔之徒比於七十子則又肖故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顔淵則具體而微夫或肖

其全體而微或止肖其一體則等而下之有髣髴其影響近似而不可得者矣如之何勿思哉

觀梅說

百花之格尤高者曰蘭曰桂曰蓮曰菊及梅而五雖然語其開之令則梅最先語其實之成則梅最彯且五者之香皆異梅則異而尤異者乎南嶺之梅恒以冬月開不俟春至故謂梅為寒花而爭霜雪者有矣夫陽以至日復而萬物莫之知也梅則其知之者爾傑然于霜雪

之中殆非氣之强而神之靈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彫也等彫也何取於後葢謂新舊之葉相繼而

不覺其彫所謂無不爾或承者是也世之極亂禮樂詩

書掃地而盡雖有起者而終不足徵也故守先王之道

以待來者斯後彫之節相繼之義與詩曰風雨如晦鷄

鳴不已言守之堅也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言待之切

也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則其守也長而待也遠

矣夫松栢非能自為時也亦陽之無終絶而松栢知之

爾故吾於梅亦云

詩八病說

周顒沈約等言詩有八病之說解者多不能通今以意解之曰平頭者謂首字同韻也如唱句首字是東韻則對句首字不當復用東韻也上尾者謂末字同韻也除韻脚首兩句相叶外餘聯則末字當避蜂腰者謂五字中四平夾一仄或四仄夾一平也鶴膝者謂下三字累三平或疊三仄也大韻者謂犯韻脚字也如既以其字

為韻脚則句中不可復用此字小韻者謂犯句中字也如前句用此字則後句不可復用旁紐者謂四聲相犯也如以東為韻則句中不可疊用董送等韻字正紐者謂本聲相犯也如以東為韻句中復用東韻字者是也周沈雖無明說以今律體推之當如此然休文有言惟上尾鶴膝最忌古律詩亦唯避此二病最嚴餘則出入者有矣

解

春秋謹嚴解

韓子云春秋謹嚴深與孟子懼亂賊莊周辨名分之旨合然他日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無乃謂聖人猶有所含隱如答張籍書所謂深其文辭以避咎者而與謹嚴之意異與曰答籍之書有為言之也若夫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則正所以為謹嚴之至也且如弒君之賊州吁華督以下莫不大書而斥言之宗國有諱禮然而不地不葬之類義例亦已明矣羽父共仲之絕罪

人亦既得矣不斥言之者稱國弒稱人弒說者因謂罪累上而聖人之有恕辭嗚呼是可恕也孰不可恕也葢春秋之為信史也從乎告訃而伸大義焉彼亂臣賊子之戕其君父㫖顯然聞於諸侯哉弒不可掩也必將有所詭其辭諉其罪者矣幸而國有南史董狐之直則已非然未有不以微賤愚豎當之者也孔子於此將求其實與非從訃之體也將從其訃與其為失賊大矣今州縣之中有殺人者而適為貴族桀大其力足自解脫因

而委罪於微賤愚豎官吏甘為之掩覆者多矣將得其大慝則無徵直以微賤愚豎充之則廢法於是立疑案曰某州某縣有殺人者庶幾大慝有時得而王法未嘗廢稱國弒稱人弒春秋之疑案也疎而不漏之義也故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乃所以為謹嚴之至

辨

春王正月辨

春秋夏周正之事自朱子不能決雖然此四字者不明

則全經不可得而讀也釋而不思置而不講可乎哉蓋程子之説曰建子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意謂三代不改時而改正周之正月冬也而孔子系之春以寓行夏之志云爾胡文定祖其説而又引商秦之書以謂月亦不改此則朱子疑而辨之矣愚切思之則朱子所謂竝行者是也不獨十二月數為周夏竝行蓋四時之序亦周夏竝行也行周者以改正朔示革命故書時事須列國則用之行夏者以殷天時存古制故作禮樂垂憲

章則用之豳風一詩有一日二日矣是周正也有七月九月矣又夏正也小雅之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是夏正也孟子之書十一月成杠十二月成梁又周正也此其月數竝行之徵也周官冬日至圜丘夏日至方丘是夏時也泰誓十三年春大會盟津又周時也此其時序竝行之徵也金縢秋大熟未穫說者以謂是夏之秋然熟於酉戌者獨今南方稻田然耳若北地之黍稷則大熟未穫正在未申之月又何嫌其為周之秋乎由此觀

之則與大會盟津者又一證也益泰誓金縢所謂書時事者也孔子春秋所書所謂頒列國者也用周制焉所以示革命而一正朔也周官祭祀所謂作禮樂者也豳風農桑所謂垂憲章者也兼夏制焉所以存古法而殷天時也吕氏月令固非經比然所述者多周典也此又周人之禮樂憲章不改乎夏之一證也孔子作春秋以尊王而大一統故不獨月數不敢改乎周時序亦不敢改乎周也益自周先王之頒列國者則然而孔子從而

因之若曰周不以建子為春而孔子春之以寓吾行夏之志則不獨與尊王之意從周之語相悖且以建子為春是變夏時自夫子始也又何志之寓乎然則孔子之書此也遂無意乎哉曰有之夫月王之月也則時亦王之時也今於月而系以王明乎王朔可得而改也於時而不系以王明乎天時不可得而移也王朔可得而改則從周之義可見天時不可得而移則行夏之志又可知以王正正天下此一經之名分所以定也以天道正

王道此一經之大義所以起也故孔子之言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及其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思之贊孔子曰吾從周曰憲章文武又曰祖述堯舜考諸三王而不謬周子亦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然其志雖寓而事則不可亂其實其義雖明而詞則不可失其體其道雖為天下萬世之所折中而其分則為昭代臣子之所遵守故通此四字而全經始可得而讀矣

尚書古今文辨

古今文之辨多矣雖朱子亦疑之曰伏生背文暗誦不應偏得其難而孔氏校對於錯亂磨滅之餘不應反得其易故吳幼清奮然斷之曰四代之書分為二手是不可信也近年學者則毀詬尤甚焉其語殆不足述余曰果哉後學之疑古也世有辨古字古器者不論其法之精工之良而必曰其紙墨非也其款識非也何以異於是哉漢之儒者如董仲舒劉向醇矣博矣然而人心道

心之旨太甲說命旅獒周官之篇二子豈能至之而況魏晉以下六朝之間乎若夫朱子之疑則愚嘗竊思之人之於書也其鈎棘聱牙者則誦數必多誦數多者其著心必堅牢而永久安知伏生之偏得其難者之非因難而得乎哉至於孔壁之反易則有由也葢其甚難者孔氏既以不可悉知而還之書府矣則其傳者皆可知者也此其所以易也又伏生之書其女口授有訛音而鼂錯不敢改其書既行於漢代四百年則益莫之敢改

也故難者愈難孔壁之書自其校出之時閒或增減以通文意者有之而其書又藏久而後顯安必傳者之無潤色於其閒哉故易者愈易然則古文云者疑其有增減潤色而不盡四代之完文理或有之矣謂其純為偽書者末學之膚淺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方正學釋統辨

甚哉方氏之固也其言曰三代正統也漢唐與宋正統之次也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不可以為統戕虐乎

生民如秦如隋不可以為統外國女后不可以為統其不以為統奈何蓋將不處以天子之禮而國號紀年稱名行事皆異其辭焉耳然則可行乎曰不可蓋聖人之為道也通而不窮故一可以順天命一可以立人紀彼其一四海為天下君或傳世數百年而未改而吾不謂之正統其將能乎且夫正也者非必其得之之正而後謂之正蓋異於割壤畫地而偏焉而方氏以為正變之義宜其惑也然則統之說何據曰一四海為天下君傳

世數百或數十年是之謂統也已莫與爭統是之謂正

也已有統之始如漢髙元年項氏猶未滅而與之統是

自其後而與之也有統之餘如蜀漢區區在吳魏之際

而與之統是從其初而與之也非此族也正統不存焉

此朱氏之所定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曰新莽周武一

天下矣何以不與之統也曰莽篡而漢誅之周僭而唐

討焉則二代之賊也宜乎不與不與者有正其為賊者

也其幸而免及於子孫或起而誅之而非當代人彼已

儼然為天下君則吾亦不得而正其為賊也然則大義其廢與曰不廢彼其賊之實固在焉因而存之罪將不没且夫偷一時之利者固將不恤萬世之名也如以名則彼知夫雖天子而罪迹且不泯固所以懼篡竊者之道也奚必奪之乎且方氏之説曰正統者子孫雖愚不肖必貴之尊以正統之禮非正統者子孫雖賢智而不足掩其惡信斯言也其祖宗篡竊而有天下子孫知其雖賢智無益也而不以君道自律而以天下恣睢其可

乎又曰非正統者用兵不曰討刑人不曰誅天下兵起不曰反信斯言也天下奉之以為君而不得正其誅討之禮羣起而叛之而不正其君臣之分或傳世數百而上下之誼茂如可乎不可乎方氏之意始于欲正君臣辨中外澤惠生民而不知説之弊禍之烈惟聖人為無弊是故或去其名或存其實惡惡止於其身遷善廣於其路中國而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抑揚予奪而人心服後世安之吾故曰一以順天命一以

立人紀是其利民也至大而慮世也至深

陳生說周禮辨

陳生之言井田也異哉未暇與之廣徵而極辨也但其曰高原之田無有溝洫則非矣彼徒見黍稷之異秔稻而謂無以水利為也夫溝洫者非獨備旱爾亦以泄淫潦而限疆界也且田間必有涂徑其旁必有溝洫然後可以避沮洳利蹄輪又況黍稷非能捨水者也何惡乎井田之有溝洫而以意決之曰遂人匠人必有一誤也

謂孟子之國中為王城律以周禮邦中之云則亦不類
謂下濕之地田不可井然八夫同井既不可矣十夫同
溝則亦烏乎其可哉苟謂十夫百夫千夫萬夫云者横
斜列之而非以方置之則下濕之地斥鹵廣莫未必不
可方也是先儒所謂避城邑道路市肆𠑽居者猶有理
而陳生專以濕地言之益非也其末連及兵制又似以
鄰里閭黨與井邑丘甸分中外者不思五家為鄰與十
夫同溝法正同也益倍五則十也兵有中外又何𦍤於

田制以此攻先儒之説非栁子所謂諄諄佐予言而曰不逮者歟則又文之曰鄰里鄉黨之民即井邑丘甸之民也在田與在鄉之異也夫既以八聯之而又以十聯之一以為井邑丘甸又以為酇鄙縣遂古人之法比之王莽荆舒倍為雜亂矣徒見陳生之自為抵牾而卒不能通其意也

朱陸折疑

有宋中葉運膺五百之期天顯聚奎之象其所以紹絶

學理遺經使聖人之道復明於斯世者豈偶然哉周邵程張皆以先覺之資任道統之重又幸而相師相友講明其所未至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聖人之藴者必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鄒嶧諸哲以來於斯為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堙塞啟之闢之攘之剔之聖人之道灼乎其可見坦乎其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哉南狩以後而朱子出焉祖孔孟宗周程正六經黜百氏躪中庸之堂而入其室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

而在當時與象山陸氏其學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始也安於性之所近繼遂執為門戶之見而不可回嗚呼彼固不知朱子然亦何足以知陸氏哉夫陸氏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深思力索以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朱子知行之學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亦且感動震矜而為之左次然則朱陸之道豈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馳哉其始終大致之所以不合者陸

氏之反約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疎朱子之用力也漸衛道也嚴其教人之法則周而無弊也夫破末俗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詭發精微之意若是者固二子之所同心然惟其詭且陋也則必有以矯而正之爬梳剔抉究其枝葉以達於本根使夫精微之意聖賢之心學者有所望而至焉豈可謂是無益之業而不復措意於其間乎孔子聖人也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問官于郯子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絶而不

能休歎夏商之文獻不足足則吾將往而證焉仲尼亦胡為是孳孳而事此無益之業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天之未喪斯文者蓋在乎此也經莫大於易易莫大於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矣自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為非作易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啟之而陸氏以為是老子之旨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要知行之方自程氏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為與孔孟之言不相似凡如此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疏而其議

論舉措之閒猶未免于精神用事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平中有以極其規矩準繩於無憾也揆厥所由陸氏蓋見世之支離沉溺而不能以自振故刊落擺脫直接乎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夫孟子之時發明人心而無述作者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第啟管鑰示關津以為當世人心對病之藥而已自漢以來道喪文弊禮樂詩書掃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相亂學者顛倒眩瞀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諸

子扶持整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又緜延而將絶是故朱子之矻矻著述以終其身殆有所不得已也昔周之衰王道廢而舊章亂邪説繁而大義乖於是仲尼討論墳典述帝王之道正雅頌之篇除九丘黜八索修明禮樂之遺文使萬世道術有所統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以六經為注脚章句為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上以為孔子病矣由此言之陸氏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之過反説約而弊則踈者乎是故陸氏之學

吾儒之學也其閑道也猶謹其擇言也猶精非若明之中世儒墨老莊混為一途始也帥其意後也言其言靡然遂入于二氏而不可反者也雖然追原其弊則謂非陸氏為之端不可益朱子之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衰塌唯陸子靜精神啟發其流禍未艾也嗚呼賢者之為慮豈不遠哉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間守其學者崇正經敦實履循循乎其不畔逮乎中明士大夫自以其意為學於是乎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

而典訓不足用義理不足窮經術文字議論行檢胥為之一變而風聲大壞矣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不知其形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為聖人之學者與吾願謹而擇之其有世教之責者與吾願審而思之

對

裕親王問無極太極對

康熙壬午年五月端陽後裕親王銜

命有事於恒山古郡職尤地敬率屬寮迎謁道左既而

拜覲於次王既幸進而寵接之又弘錫之以敎言自當
官立身之道引而彌深遂及性命之要其說微妙高迥
益有近代諸儒所未聞者焉職敬聽之下初則茫然以
迷既有所動于中乃惕然以感終然後竊自敬歎知草
茅迂滯之學鄙恡叢積至老其身而不自悟也敬惟王
所謂無極太極之說精矣至矣非職之所能窺矣職所
反之於身參以歷古賢哲之論而有省焉者盖王之言
曰有心為善雖善亦私我心而不求吉者還有凶乎職

思為善一也而以為有心焉者是張栻所謂有所為而為者也有所為而為安得不謂之私心以私心為善是圖度以求吉者也命不可以倖徼福不可以回求故有求吉而得凶者矣有雖吉而亦謂之凶者矣逐名而干人之忌趨利而冒世之爭既忌且爭禍害將至非求吉而得凶者乎幸而蒙尊榮以沒齒席寵厚以終身然身之榮名之辱生之厚行之薄非雖吉而亦謂之凶者乎惟聖賢則無所為而為善無為為善者性也性之體寂

然不動有意於為者人心之動也人心動必有對故有
善則有惡有吉則有凶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故吉凶悔
吝生矣惟反之於不動以至於雖動亦靜焉則其善也
無聲無臭純粹至善者也其吉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者也王所謂一念不生一心不動先天之易無極之妙
職之蠡測誠未知有合與否而就其所見則所警於愚
陋良多此所謂如飲於河各充其量者也職曩者承乏
侍從每蒙

皇上開示理數之學今又從王啟以無極先天之秘在古賢人猶歎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職何幸而生皇上之世治媲於堯舜道極乎羲軒而見而知之有如王者又贊道德之光華而茂明之然領不傳之奥而無以揚微指仰撝謙之美而無以副德音所遇之幸不足以掩所學之愧則職不勝惶懼